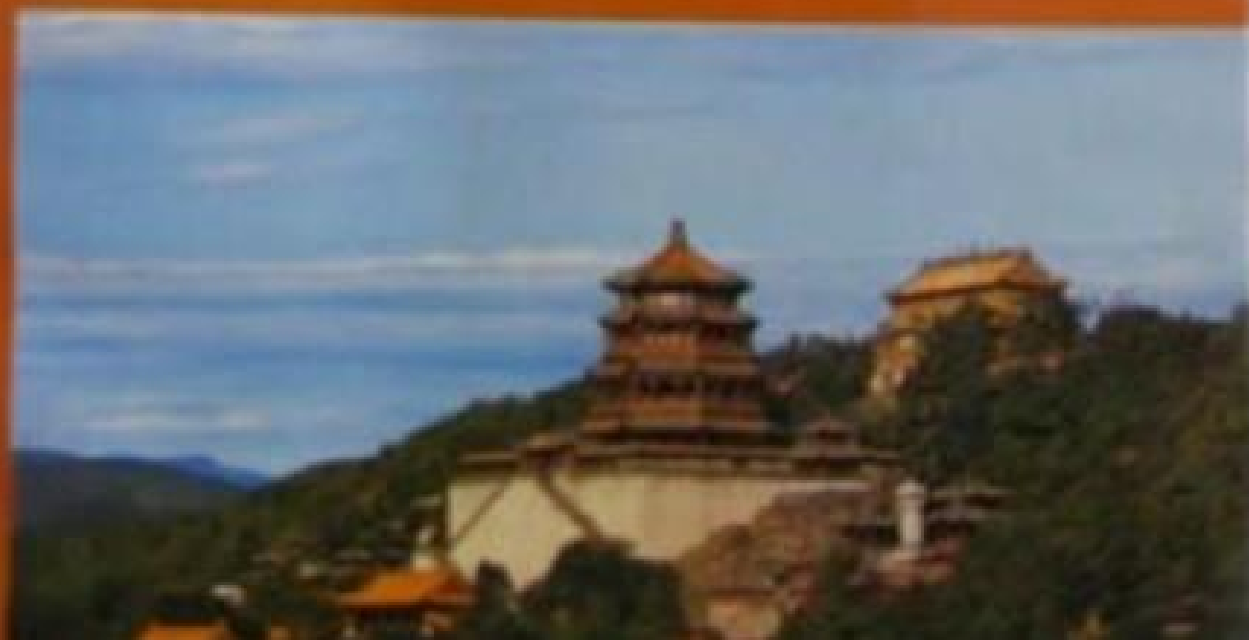




京华园林丛考

北京市园林局史志办公室 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 录

· 述 史 争 鸣 ·

天坛斋事质疑三则·····	于宝坤(3)
关于天坛斋戒铜人问题的商略——答于宝坤同志的有关质疑 ·····	眇 工(5)
我所见到的天坛斋宫内的浴室——兼答于宝坤同志的有关质疑 ·····	马鸿图(9)
关于郊天前夕陪祀诸宫斋宿问题——兼答于宝坤同志 ·····	眇 工(11)
关于清代皇后斋戒时设有模拟刚炳的专用铜人问题浅议 ·····	杜衍隆(15)
关于清帝祭天的“饮福受胙”问题 ·····	眇 工(18)
天坛开放起何时 ·····	眇 工(21)
“圜丘”的读法 ·····	姚 安(25)
天坛开放历史初探 ·····	武裁军(26)
金代太液池地点小议 ·····	眇 工(34)
北海五龙亭北曾有一座牌楼 ·····	白珍珍(39)
也谈景山五亭的所在位置 ·····	眇 工(41)
景山下有煤吗? ·····	眇 工(43)
关于清漪园命名的商榷 ·····	刘若晏(47)
从江皋《陶然亭记》看拆亭为轩者为谁之我见 ·····	眇 工(48)
藻亭繁轩之说似难成立——也谈“撤亭而轩”者 为谁与眇工同志商榷 ·····	司光中(52)
“藻亭繁轩”之说似可成立——与司光中同志再商榷 ·····	眇 工(57)
“藻亭繁轩”仍难成立——再与眇工同志商榷 ·····	司光中(61)

中丞阿里吉与耶律阿里吉	朱如意(64)
对《北京动物园史(修定稿)》的一点意见	眇 工(66)
三贝子花园的“三贝子”是谁?	彭旭花(70)
关于《三贝子花园的“三贝子”是谁?》一文的几点商榷	眇 工(72)
继园始创之初考	杨小燕(75)
元人万柳堂遗址应何在	眇 工(78)
“三山五园”辨析	张恩荫(84)
也谈“三山五园”	马鸿图(86)
再析“三山五园”	张恩荫(89)
“半亩园为李渔所创”说商榷	李鸿斌(91)
李渔与北京园林	李鸿斌(94)
半亩园园名的由来	李鸿斌(100)
半亩园·麟庆与江南园林	李鸿斌(102)
积水潭处唐末有海子园质疑	眇 工(105)
道光帝“分赐三山”辨	张恩荫(107)
清帝“御园”之称不可滥用	张恩荫(110)
玉泉山静明园兴建始末考异	张恩荫(112)

· 史 事 钩 沉 ·

天坛陈列清代列祖列宗配位问题释疑	眇 工(117)
“龙见而雩”浅析	武裁军(119)
“寅畏天灾,君臣交儆”—清光绪时祈年殿灾记略 ..	王春茂(121)
明清祭天杂谈	眇 工(123)
天坛的坛墙和坛门	王春茂(127)
泰戈尔曾到天坛	王春茂(129)
祭天诗词解译	于宝坤、朱正本(130)
北海放河(荷)灯由来已久	眇 工(133)

北海白塔的几次重修与装藏·····	王洪新(134)
北海公园铺草自乾隆年间始·····	傅玉华(136)
也谈“琼岛春阴”碑·····	王洪新(137)
金中都、太液池遗址今昔·····	王殿清(139)
北海“双虹榭”的由来·····	袁世文(142)
北海公园曾建反蒋碑·····	黄 雄(144)
景山内曾办过官学·····	王洪新(146)
景山崇祯自缢处的古槐和石碑·····	袁世文(147)
景山公园寿皇殿前的古树·····	傅玉华(149)
团城玉瓮琐谈·····	袁世文(151)
慈禧在颐和园做寿记实·····	刘若晏(153)
北平解放后毛主席抵京及当时宴请民主人士 一事——提供不同情况·····	刘若晏(160)
清漪园的植物配置——兼作对颐和园绿化调整工程刍议 ·····	刘若晏(163)
颐和园文物知多少·····	刘若晏(166)
说说慈禧重修颐和园费用问题·····	刘若晏(170)
“好山园”探隐·····	刘若晏(173)
慈禧在颐和园的外事活动·····	刘若晏(175)
颐和园的太监·····	刘若晏(178)
果郡王潜入清漪园私游·····	刘若晏(180)
对清漪园西堤几个情况的探讨·····	刘若晏(183)
清漪园工程管理说略·····	刘若晏(188)
颐和园古物之南迁与北返·····	刘若晏(191)
清嘉庆帝御制诗文与谐趣园命名·····	刘若晏(194)
颐和园“永和轮”建造始末·····	刘若晏(197)
乾隆与慈禧御膳之一斑·····	刘若晏(201)
“贵人乞丐装”——窑台逸闻·····	司光中(204)
陶然亭慈悲庵曾经住过尼姑吗·····	司光中(205)

“三山”的焚毁·····	袁长平(208)
孙中山与北京园林·····	李鸿斌(210)
禅修余趣寄园林——记明代僧人道深·····	李鸿斌(213)
乾隆年间京城内外河道植树·····	王书元(216)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到过卧佛寺·····	周丽霞(218)
十方普觉寺佛事概况·····	周丽霞(220)
卧佛寺历代修建及临幸概况·····	石宪友(224)
钓鱼台行宫修建始末·····	王践和(227)
紫竹院公园湖区历史变化梗概·····	王同喜(232)
1949年柳亚子参谒孙中山衣冠冢前后·····	董迎建(234)
中山公园孙中山先生铜像建造始末·····	王菊禧 程志孚(235)
中山公园的格言亭·····	宋 维(240)
北京行建会述略·····	王菊禧 程志孚(242)
中山公园的三个纪念碑·····	王菊禧(244)
中山公园的投壶活动和投壶的来由·····	王菊禧(248)
中山公园原有施王二烈士铜像·····	程志孚 王菊禧(252)
邈春堂与宋教仁·····	彭旭花(255)
浅谈“万生园”名称来由与开放·····	杨小燕(257)
北京动物园与乐善园继园·····	杨小燕(259)
幽风堂的由来与变迁·····	郑望芝(262)
民国时期北京的两个农事试验场·····	杨小燕(265)
孙中山黄兴与农事试验场·····	杨小燕(267)
毛主席骑过的马——史料一则·····	彭旭花(270)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石宪友(272)

· 古 迹 说 略 ·

关于祭天斋戒饮食禁忌之探求·····	李元龙(279)
北海曾有琉璃宝塔·····	王洪新(284)

北海琼岛太湖石的由来与清代假山的改建·····	王洪新(286)
北海公园的铁影壁·····	白珍珍(288)
北海假山石的来源·····	袁世文(290)
北海万佛楼与造佛·····	袁世文(293)
《快雪堂法书》石刻与快雪堂·····	袁世文(296)
澄观堂、浴兰轩及快雪堂的沿革·····	袁世文(299)
万佛楼的佛殿与庭院·····	袁世文(302)
清乾隆时期北海三次扩大·····	袁世文(305)
帝京何处吊崇祯·····	眇工(307)
西苑(中海及北海)小铁路史料的初步发掘·····	王洪新(312)
陶然亭考异·····	陶然亭编写组(314)
慈悲庵创于辽还是创于元·····	司光中(318)
慈悲庵门额年款考释·····	司光中(321)
窑台茶馆今昔·····	王 子(324)
陶然亭重刻《王昶招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嵌石 ·····	康庆云(327)
昆明湖清淤工程中的重要发现·····	颐和园编写组(330)
清漪园的佛像·····	刘若晏(332)
熙春园变迁史考订·····	张恩荫(343)
畅春园建成于康熙年代考·····	张恩荫(345)
晋之蓟城考略·····	袁长平(347)
碧云寺“三代树”质疑·····	董迎建(349)
香山永安寺始建年代质疑·····	袁长平(350)
香山“三班九老宴”新探·····	袁长平(351)
重修静翠湖记·····	杨宝生(354)
重建翠微亭记·····	杨宝生(355)
香山出现“佛光”·····	本刊转引(356)
樱桃沟的水·····	石宪友(357)
历史上流经玉渊潭的河渠·····	王践和(360)

· 文 物 考 源 ·

- 天坛“山川出云”石屏史迹试考…………… 王春茂(367)
- 承光殿佛像的来历…………… 袁世文(369)
- 佛香阁拆塔建阁历史新探…………… 刘若晏(373)
- 颐和园宝云阁铜窗扇丢失之谜…………… 刘若晏(376)
- 关于“民国三十年创挖圆明园所遗砖石”一事的补遗
…………… 袁长平(379)
- 关于《关于“民国三十年创挖圆明园所遗砖石”一事的补遗》的补充
…………… 刘若晏(382)

· 国 耻 不 忘 ·

- 北京皇家园林的两次浩劫…………… 徐德权 袁长平(389)
- 北平沦陷期间伪市政府向日军“献木供木”…………… 王书元(399)
- 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颐和园的罪行…………… 刘若晏(401)
- 北平沦陷时期的北海公园…………… 白珍珍(403)

· 林 苑 琐 谈 ·

- 明清时景山及其周近的树木花卉…………… 傅玉华(407)
- 萼园菊花和它的主人…………… 傅玉华(409)
- 九龙壁及其附近的今昔…………… 袁世文(411)
- 清乾隆年间在园林建设中也很注意节约…………… 袁世文(414)
- 赅春园之陈设与联想…………… 刘若晏(416)
- 从民国时拟拆静明园钟鼓楼公案想到的…………… 刘若晏(418)
- 民国时期拟在颐和园北宫门建塔立祠轶事…………… 刘若晏(420)
- 颐和园为北平和平解放有所贡献…………… 刘若晏(421)

颐和园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刘若晏(424)
漫谈北京的行道树·····	徐德权(426)
北京古树杂谈·····	孙志远(431)
“想当然”不得——从缺了一字的联语中得到的教训 ·····	司光中(441)
北京的别称及其有关书籍·····	眇 工(443)
迟到的遗憾·····	董迎建(449)
北京动物园之初——清末京师农事试验场筹建始末 ·····	动物园编写组(450)
从经费上看清末京师农事试验场的规模·····	动物园编写组(452)
北京动物园的桥·····	杨小燕(455)
“上林春”试释·····	眇 工(456)
从《钦定日下旧闻考》也有错所想到的·····	石宪友(458)
小议楚辞《渔父》篇名之引用·····	眇 工(460)
植树史话·····	李临淮(463)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重游陶然亭——史料一则 ·····	司光中 康庆云(470)
曹雪芹纪念馆营建始末·····	周丽霞(473)
香山索道建设概况·····	周 明 朱如意(476)
华夏名亭园营造纪实·····	司光中 康庆云(478)
玉渊潭公园的园中之园——樱花园·····	董迎建(480)
以竹取胜,向“华北第一竹园”进军——紫竹院 公园四十年植竹绿化梗概·····	王同喜 马鸿图(482)
天坛浩劫·····	王春茂(484)
明代一鎏金编钟回归天坛·····	姚 安(485)

• 述史争鸣 •



天坛斋事质疑三则

于宝坤

一、斋戒铜人指谁？

明清两朝祭天均要斋戒三日，从清世宗（雍正）之后，前两日均在宫中斋宿，第三日到天坛斋宫。皇上斋戒时均设铜人一座，高一尺五寸，手执简书，曰：“斋戒三日”。

铜人指谁，众说不一。据传，明代铸造了三种斋戒铜人，均为古代直言敢谏忠臣像，一是夏桀时谏臣关龙逢，二是殷纣王时谏臣比干，三是唐太宗时谏臣魏征。清代所存斋戒铜人也有三种。清高宗（乾隆）时认为桀、纣两帝均为暴君，其二忠臣最终还是被赐死，故不再用，而只留魏征像，用于宫廷斋戒期间；另加铸明代乐官冷谦像用于天坛斋戒，明太监刚炳像作为皇后斋戒时专用。上述说法，究竟对否，特别是清代时，为何用一明代乐官作为天坛斋戒的督臣？至今不得其解，望求解疑。

二、斋宫的浴室应在何处？

皇上诣斋宫斋戒要进行“三衅三浴”（衅：往身上涂抹香料；浴：洗澡），因此，凡是举行斋戒的宫殿，都应设有浴室。《春明梦余录》中记有：“斋宫在圜丘之西，前正殿，后寝殿，傍有浴室。”日人石桥丑雄著《天坛》书提到：“在寝宫南侧附设一间小房，是给皇上淋浴准备的浴室。清末由内务府奉宸苑在太子斋戒之际设置浴盆（与西洋浴槽相似），明清两朝斋戒都有淋浴”。以上两种说法虽有相似之

处,但在《大清会典》、《太常寺则例》有关天坛斋宫规制中均未提到寝殿旁设有浴室,也有人说浴室就在寝殿内南侧第二间房。究竟哪种说法对?

三、百官斋戒第三日怎么斋宿?

祭天斋戒不仅是皇帝的事,陪祀百官都要进行斋戒。《大清会典》有:“凡斋必於公,亲王、郡王、御前大臣。散秩大臣於紫禁城内致斋。宗室八旗文武职官员各於衙门致斋。外住来京官在附近地方致斋。至皇帝宿坛之日,均於坛外致斋”。《钦定太常寺则例》对于宗室致斋有:“祀前三日亲王、郡王俱在紫禁城内斋宿二日,永定门内斋宿一日,镇国辅国公、宗室并三品以上大臣俱在内公所斋宿二日,在天坛大围墙外,永定门内斋宿一日,约於祀日五鼓,各穿朝服先赴天坛,在各该旗下排班站立,恭候陪祀”。

皇帝由紫禁城到天坛斋宫是在祀前一日巳时(上午十点)起驾。临坛后先去上香行礼、恭视坛位,而后在坛内斋宫斋宿一日,到祀日日出前七刻(早晨四点一刻)赴坛行礼,在坛内斋戒的时间将近一昼夜,而陪祀百官的斋宿却在天坛外,永定门内,此地乃属荒僻之地,不论冬至祭天,还是孟春祈谷均在风雪凛冽、严寒刺骨的冬季,这一百多位高官厚禄、饱食终日的“贵人”们,是怎样熬过这一天一夜的?

关于天坛斋戒铜人问题的商略

——答于宝坤同志的有关质疑

眇 工

《园林修志通讯》第四期刊载于宝坤同志的《天坛斋事质疑三则》一文，其中之一，提的是“斋宫铜人指谁”问题。为能引促对此问题的早日解决，拟试对此提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予以匡正。

(一)

明清两代皇帝祀天，在先期斋戒时，于斋宫(所)内设置铜人。这一定制，起于明初。据史载，洪武三年，太祖朱元璋鉴于斋戒期间“人心操舍无常”，因而提出“必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于是命礼部铸造一尊铜人(高一尺五寸)，手执牙筒，筒上写明致斋期限、目的。大概就是借以随时给皇帝敲敲“警钟”。以后，终明一代，奉行不变；清入关后，也一直沿用了这一制度。

于文提到：“据传，明代铸造了三种斋戒铜人”，“清代所存斋戒铜人也有三种”。对此，由于个人知识不多，从常见的文献中，尚未查阅到任何有关的明述，希望能深广钩稽，求得解决。然而，就目前管见所及，我以为：

1. 从《明史·礼一》中载：洪武三年“乃命礼部，铸铜人一，……太常司进置斋所”一节来看，显然明指铜人铸造之数为“一”，与传闻为“三种斋戒铜人”不相符合。

2. 《清史稿》中，对于祀天斋戒的问题。曾记载道：“顺治八年定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太常司进斋戒牌、铜人置乾清门黄案。大祀前三日，帝致斋大内……前祀一日，彻牌及铜人，送斋宫，帝诣坛斋宿”；“〔顺治〕十四年，祀圜丘，致斋大内二日，坛内斋宫一日”；

“乾隆四年，礼臣奏，郊坛大祀，太常卿先期四日，具斋戒期，进牌及铜人，乾清门二日，斋宫一日。”等。从上述诸引文分析，似是每届礼前的斋期，皇帝虽然要分别在大内及坛中斋宫进行，但用的乃是同一铜人，随着皇帝斋宿处所的不同而移动。帝居时，则设；帝离时，则撤。因而也与有三种铜人的说法，颇不一致。

故此，对明清铜人的各有“三种”的说法。目前似宜仍暂存疑，俟进一步得有查证再定。不过，其可信程度，恐不太高。

(二)

关于相传清代用于效天斋戒铜人为明代人冷谦的问题。个人的点滴所知及初步看法是：

1. 冷谦其人，明史无传。仅仅了解：他在元末时，曾隐于杭州西湖东南的吴山为道士。知音律。善鼓瑟。朱元璋攻下南京后，正式建立明王朝之前（当时，先后自称“吴国公”、“吴王”）。即着手整饬礼乐，取消了朝贺用女乐。并且起用冷谦为协律郎，使之订审了乐章声谱以及钟、磬等乐器，便于乐生习学，还据以初建了乐舞之制。从此，定郊庙乐生仍用道童，其舞生则改为军民俊秀子弟充任，明洪武元年，即正式开始用以祀享宗社与郊天。据此，可知冷谦对于明王朝礼乐之制的建立，是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的。

2. 但是，须知斋戒铜人之设置，当初欲使其发挥的效用，应是使其“提醒”皇帝，在斋戒期间，常保诚敬专一，以求得感通神灵。如果说，其像模拟的是前代刚正敢言的诤臣，却也不无道理。如相传魏征之说，可能就是由于此人死后，曾被唐太宗赞之为“人鉴”，^①为后人所熟知，因而流传开来的。可是，冷谦其人，据目前所知，既不曾为司谏之官，复不详有敢言之举，毕生，职在礼乐，与铜人所应需的条件，毫无可供选择之可能。因此，我认为，此说，尚少根据。

3. 即使清代用于郊祀的斋戒铜人，模拟的是前朝官员中的礼

^① 附注：典出《新唐书》：“帝（按：指唐太宗李世民）后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所谓：鉴，就是指的镜子。

乐之士，恐也远远点不到冷谦名下。因为冷谦生前，官不过协律郎，为当时专司礼乐之机构——太常寺内的一名正八品的小官（明，太常寺卿，官正三品）。在大典之期，并不在陪祀臣工之内，而只是执事人员之一，居乐队之间，司指挥之任。而明史有传，官列高品，博晓礼乐，学有成就，并曾经冷谦与之定究音律者，颇不乏人。兹举数人如下：

（1）陶凯——洪武初，已任礼部尚书。传学工诗文，曾奉诏更撰前代乐章，屡次扈从陪祀，有所歌献，皆蒙嘉赏。一时册诏，每出其手。

（2）詹同——洪武四年已为吏部尚书。曾更定释奠孔子乐章等，所作多称旨。

（3）乐韶凤——洪武六年，曾由起居注等官迁兵部尚书。曾以皇帝祭祀驾还，应用乐舞前导，奉诏撰曲三十九章，然后发由太常寺演习使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曾针对当时江左旧韵失正，奉诏撰成《洪武正韵》一书，开“曲韵”南派之先河，闻名一代。流传后世。

（4）宋濂——为明初著名学者，曾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四方学人尊为“太史公”，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时曾教授太子朱标十余年，太子对他言必称“师父”。毕生多著作，他比刘基长一岁，二人同起东南，并负重名，虽勋业不及刘基但史称之为“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从上述几例，可知这些曾经冷谦与之论言律者，无论从官品、名声、学识、成就、贡献、影响等诸方面，似都非冷谦所可以比拟。设若清人果有选用模特之举，而竟然选到冷谦，也觉尚乏力证。

4. 天坛斋戒铜人，惜未见及实物形象。不过，据《明史》称：“明初，郊社宗庙用雅乐。协律郎，幘头，紫罗袍，荔枝带。”从服饰上，将来还可查证。

（三）

综上条析，个人总的初步建议是：

1. 希望抓紧继续查证，或走访专家，力争早日求得解决。

2. 在无确证前,只好存疑。“三种铜人”的说法、天坛斋戒铜人模为谁等,这些传闻,都不入正文,以达“宁缺勿滥”之收效。

3. 这些传闻,自可聊备一说,并纳入资料档卷,存备查考。俟一旦证有结果,将来再考虑是否补续正文。

我所见到的天坛斋宫内的浴室

——兼答于宝坤同志的有关质疑

马鸿图

《公园修志通讯》第4期，刊载了天坛于宝坤同志《斋宫的浴室应在何处？》一文。五十年代初，我在天坛曾有幸目睹斋宫的“浴室”及尚保留之实物，不知能否释疑，谨提供参考。

我所见的“浴室”，在天坛斋宫寝殿南下跨院，南房之东间。室内浴池靠南墙砌筑，外形呈长方形高台，长约2.4米，宽约1米，高约1米。池内，又隔分为二槽形，即：

边池（甲）宽约60厘米，长约80厘米，深约80厘米；

内池（乙）宽约50厘米，长约80厘米，深约50厘米；

内池内缘上口，连有宽约25厘米，深约10厘米，向西延伸1米左右的浅槽，至室内尽墙处南转，穿墙伸出房外。池内、池外、浅槽均满贴白釉琉璃面砖，平整洁净，完整无损（见下示意图）。按此

